

伊·哈德萊等著

論蘇聯文學的任務與特徵

孟永祈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二

伊·哈德萊等著

論蘇聯文學的任務與特徵

孟永祈譯

上海出版公司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版
——五〇〇〇册

論蘇聯文學的任務與特徵

原著者	伊 · 哈 德 - 萊 等
譯者	孟 永 祈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四川中路三四六號七〇二室
印刷者	國營上海印刷廠 上海香港路一一七號
定價	人民幣四千二百元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蘇聯的文學與文藝批評

原文題目：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原文著者姓名：V. Nikolayev.

原載雜誌名稱：Soviet Literature.

期數：No. 12, 1949.

論蘇聯文學的任務與特徵

原文題目：Socialist Realism: On the Role and Character
of Soviet Literature.

原文著者姓名：Eric Hartley.

原載雜誌名稱：The Modern Quarterly

期數：vol. 6. No. 3.

出版者：Lawrence and Wishart Ltd.; London, England.

論文學的人民性

原文題目：Literature and Its Kinship With the People.

原文著者姓名：A. Ivashchenko

原載雜誌名稱：Soviet Literature.

期數：No. 10, 1951.

目次

蘇聯文學與文藝批評·····	一
論蘇聯文學的任務與特徵·····	二一
論文學的人民性·····	五七

蘇聯的文學與文藝批評

一

蘇聯的文學是以反映社會主義時代的高貴本質爲其任務的。描寫不停地向前躍進的蘇聯社會的現實，和刻劃這時代的新的人類的最優美的特徵和性質，乃是蘇聯的文學的基本觀念。

蘇聯文學並不是一種消極的反映；它是一種教育羣衆的有力的工具。高爾基曾這樣說過：文學擔負着『助產者和掘墓者』的雙重任務。這種說法是非常適當的。的確，對於塑造新的人類，對於摧毀阻礙着新社會的建立和人民的精神發展的事物，文學是有幫助的。

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並不是一條安樂的、太平的道路。爲着鞏固新的生活制度，蘇聯人民已經在過去進行過不得不進行的艱苦的鬥爭。蘇聯國家的力量和生命力的最好的證明，就是它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所獲得的劃時代的勝利。

在全部的蘇聯國家的歷史中，我們的文學一直是跟人民聯繫着的：幫助着他們，鼓勵着他們去克服困難，促成着蘇聯的愛國主義情緒的增強。

蘇聯的文學祇爲人民的利益而服務；它不可能不如此。而蘇聯當前的偉大的任務，就是要把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覺悟提高到一個更高的高度上去，因而，對於文學，就提出了要它成爲最強有力的教育工具之一的這樣一種很高的要求。

斯大林曾把作家稱之爲『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確，像促進蘇聯人民的新的有創造性的進步，以及表現他們的文化財富的增長這樣一種高尚的任務，除掉交給作家以外，還能交給誰呢？

這是一種嚴肅的工作。這種工作就對作家本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們必須熟悉他們所寫的許多新事物，他們必須賦有感受新事物的能力。

高爾基曾這樣說過：『我們的作家的作品，是一種困難和複雜的工作。它並不

祇限於批判舊的現實，並暴露舊現實的缺陷的傳染性。他們的任務，是研究、具體化、描寫，並且憑藉着這些手段來肯定新現實。我們必須學習觀察未來的火花是怎樣地開始燃着的，怎樣地愈燒愈旺的。青年作家們是有着很多的生活的新的喜悅，和關於蘇聯的創造力的各種各樣的話題的。」

在當代的現實的一切的表現中，作家必須去發現，必須去真實地描寫的，乃是：新事物的發生和發展，新事物對腐朽的、垂死的事物所獲得的勝利。同時，作家也得把在現實中發展着的辯證過程顯示出來。

這種文學的莊嚴的、高尚的任務——幫助新的現實去肯定它自己的任務——當然也使文藝批評家碰到了一些重大的問題。

俄國的文藝批評是有着偉大的傳統的。沒有一個其他的國家曾出過俄國所出過的那樣偉大的批評家們的。柏林斯基、杜勃羅留勃夫、車爾尼舍夫斯基，都是世界聞名的名字。

文藝批評的革命的民主主義派的第一個卓越的代表，維薩里昂·柏林斯基，曾系統地說明過好些支配着一件藝術作品的基本原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高度的思想

性的原則，和藝術必須爲人民服務的原則。這些新的評定文學的價值的原則，立即就使十九世紀的俄國的文藝批評跟統治着國外的資產階級的文學與文藝批評的唯心的理論，起了顯著的差別。進步的俄國批評家們，不但拋棄了使中古時代的藝術理想化的謝多勃里昂^①的理論，而且也拋棄了康德的，以及爲文藝批評中的形式主義辯護的席勒的理論。他們認爲這些理論跟他們是無緣的。柏林斯基曾嚴厲地批評過聖·柏甫^②，因爲後者把文學作品狹隘地看做一種純粹地是個人性質的現象。

恩格斯很正確地觀察到這樣一點，就是「俄國文學中的歷史和批判學派」，跟德國或者法國的比起來，是站在「一個不知要高出好多的水平」上的。柏林斯基、車爾尼舍夫斯基和杜勃羅留勃夫，不但對俄國人民顯示了俄國古典文學的社會的、歷史的以及哲學的意義，以及這種文學的豐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而且還積極地助長了文學的發展。

俄國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的批評，是爲有高度的原則性的、戰鬥的、熱烈的、高高的思想而効勞的。這種批評教育着作家，指引着文學發展的方向。它幫助着俄國作家去洞察反動的力量——現實中的，跟民主的理想敵對的、落後的諸方面。它使那些

自相矛盾和思想動搖的作家，使那些逃避促使文學能夠完成它的社會任務這樣一種責任的作家，受到了嚴厲的責難。

對於每一位進步的作家的作品的檢定和評價，是以一件作品的助長先進的思想的發展，助長進步，助長人民解放鬥爭的成功為依歸的。這樣一個觀點為依據的。俄國的民主批評家們，把文學作品看做是教育羣衆的強有力的工具。從柏林斯基開始，他們從未接受過『純藝術』的理論。他們經常地提出了藝術和文學的社會意義的論點。

在跟那些斷言藝術跟社會生活的其他諸方面毫無共同之處的人們辯論的時候，柏林斯基這樣說：『這樣的一種藝術是從未有過的……尤其在我們這時代，藝術和文學已經變成了表現社會問題的工具。藝術已經使它自己在爲這些社會問題而盡力。否定藝術爲人民的利益而服務的權利，就是等於降低藝術的地位，而不是提高藝術的地位，因爲，這樣的否定，就是等於剝奪了它的最不可少的力量——思想性——使它變成了淫樂的快感的源泉，懶惰者的遊蕩者的玩物。』

決定着俄國的民主批評家所遵循的原則的，乃是那個時代的進步的人們的希望：摧毀農奴制度和專制政治，以及創造合理的、自由的、民主的社會制度。他們正

確地堅持着這樣的主張，就是：祇有那些受到了能適應時代的重要的要求的，強烈的，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影響而產生的文學的趨向，才注定會繁榮起來。

對於革命的民主派的文藝批評所擔負的任務，加里寧，一位致力於文化問題的著名的蘇聯政治家，曾作過很適當的評述：「在俄國文學史和政論史中，可能沒有一個人的能夠像柏林斯基、車爾尼舍夫斯基和杜勃羅留勃夫那樣地支配着人心，那樣有效地激起着人民的公民心，推動着他們去跟專制政治作鬥爭，去爭取民主革命。」

蘇聯的文藝批評——它的發展的方向，是由列寧和斯大林的偉大的思想所指示着的——已經繼承了古典主義的文藝批評的寶貴的遺產。

遠在一九〇五年，在對專制政治展開堅決的攻勢的前夕，列寧已經規定了文學的黨性的原則。這個原則一直是蘇聯的藝術、文學，以及文藝批評的發展的決定一切的原則。列寧指出：在反動勢力跟進步勢力作着鬥爭的情況下，超階級的文學，非黨的文學，是不可能有的。資產階級的「作家自由論」，乃是一種純粹的假託，乃是用來掩飾作家對資產者的依賴性的。列寧說：「……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的事業不但不能是幾個人或者一小羣人的賺錢的工具，而且一般地它不能是個人的脫

離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事情……文學事業應該成爲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

反動的文學家們一直在叫囂地爭辯着，他們這樣說：藝術中的黨性的原則，跟藝術的自由與批評的自由，是絕對地勢不兩立的。讓他們去吧！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藝術和文學是商品，是求得個人的名利的手段，而且，作家和批評家，又都是依賴着獨佔資本家過活的。在這樣的國家裏的藝術和批評的自由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自由，這是今天任何一個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事。祇有在真正地民主的制度之下，在爲人民服務之中，文學與文藝批評的真正的自由，才能成爲可能。

像以往一樣，現在的一切「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也是出自一種正在從社會的角逐中被掃除出去的、墮落的、心智衰老的階級的。

祇要把十九世紀初期的那些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回想一下就夠了。例如像「湖上三詩人」——（薩綏、柯立奇、華滋華斯），特·梵尼^①和諾伐利斯^②這樣的人，他們都斷言藝術是超越現實的，都斷言藝術是神祕的「無限界」的一種表現。這些「理論」，無非祇是一切反動階級的思想意識的一種反映而已，而這些反動階級，又都是些已經

被法國大革命丟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中去的階級。

逃避現實已經成了十九世紀末尾的資產階級的頹廢藝術的手法。這也是件大家都知道的事。

在解釋那個世紀末尾的頹廢美學家的得意議論時，奧斯卡·王爾德這樣發揮着：藝術是一種謊話。根據着這樣的墮落的見解來看，那末一件藝術作品愈遠離現實，愈遠離真理，它的藝術價值也就愈大。畏懼現實主義，而同時又是依靠了現實主義，而得到成就的福樓拜，曾宣講過退隱到「純藝術」中去的道理，勸告着作家們「像一個馥郁的神殿上的舞伎那樣地單單懷着夢想，退隱到象牙之塔裏去」。這個臭名昭彰的「象牙之塔」，竟變成了意圖掩飾這位偉大的作家的悲劇的頹廢的美學「理論家們」的口號。而這位曾一度地去尋找這樣一個「塔」的偉大的作家，結果被「如墮五里霧中」的感覺，和「腳踏不着實地」的醒悟，弄進了一個難局中去。福樓拜的自白，實在就是資產階級藝術開始崩解的一種招認。縱使當代的資產階級作家竭力想拿「不問政治」這樣一塊遮羞布去掩蓋他們自己，可是他們的「純藝術」的理論，還是澈頭澈尾地爲反動政治所浸透着的，而他們的「純」藝術所追求的目的，也

決非是「純」的目的。英國的進步詩人羅愛·福勒曾這樣說過：雖然英國資產階級的作家總是談論着文學的超政治性，可是英國的文藝，還是緊緊隨在策源於美國的、反蘇的帝國主義政策後面的。

我們不必到遠處去找尋證明，就拿英國的名譽頗有問題的雜誌「地平線」來作爲例子吧。這個刊物從來也不感到厭倦地聲稱它是超「政黨政治」的，而且還強迫人家相信這樣一點，就是：藝術——它是絕對獨立地存在着的，它祇是對它自己負責的——是沒有目的的。可是，這一點也並沒有使這個「非政治的」、「公正的」刊物在它的「思想獨立的」篇幅中不印上反蘇的謊言和誹謗。

二

在評定一篇作品的時候，蘇聯的文藝批評家所力求解答的基本問題，乃是：

它對人民有好處嗎？

它能夠啓發讀者的積極性嗎？

它能夠在提高讀者的思想和道德水平方面有幫助嗎？

蘇聯的文藝批評擁護着藝術中的高度的思想性，而堅決地排斥着：乖異的資產階級的觀點，無原則性，形式主義，以及種種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到現在為止，批評家們所積聚起來的理論的和創造性的經驗，對文藝批評這個園地的未來的進步，已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蘇聯的文藝批評的先驅者普列哈諾夫，伏洛夫斯基，盧那却斯基和高爾基，都曾寫出過好些卓越的文藝批評。他們的原則是這樣的：在分析一件藝術作品時，批評家必須確定這件作品跟現實的關係，它對各種的發展、運動，和變化的過程的描寫的真實性，和它的思想內容。批評家必須確定：藝術家對現實所採取的究竟是一個攝影師的觀察方法，還是一個有創造性的藝術家的觀察方法？他是單純地描寫現象，還是深入到現象的本質裏去的？批評家必須指出：一件藝術作品對代表着一個時代的特徵的現實中的新事物，是怎樣地去解釋的。

在分析一件藝術作品的內容的時候，批評家也得對作品的藝術形式進行評價。柏林斯基深信：對文學作品進行美學的分析，乃是文藝批評的必要步驟。同時，他又

強調：作品的內容——它的反映現實的忠實性，它的概括現實的深刻性，以及它的思的進步性——乃是衡量一部作品的最重要的標準。

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好些無法去勝過的批判分析的典範。他們的對生活所有的無比豐富的知識，以及他們的光輝地運用辯證方法的天才，使他們對範圍很廣的著作——經濟的、政治的、以及藝術的著作——能夠作出經典的分析，使他們能夠站在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立場上去討論這些作品。

列寧所寫的關於文藝問題的論文，把反映在文藝作品裏的社會過程的本質，極端清楚地顯示了出來。在他的論托爾斯泰的幾篇論文中，列寧無比優越地說明了這位偉大的藝術家的見解和作品的矛盾，證明了托爾斯泰的優點和缺點，乃是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的優點和缺點的反映。列寧的論托爾斯泰的論文的題目——『列翁·托爾斯泰，俄國革命的鏡子』——它本身就顯示了列寧分析這位偉大的作家的作品的時候立場。

蘇聯的文藝批評的基本任務，乃是：幫助作家去洞察和刻劃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中的新事物，去用藝術的手段把人民的最好的特徵和性質記錄下來。

肯定的、英勇的事物，乃是蘇聯文學的占優勢的成份。跟主要地是想去暴露社會的罪惡的俄國古典文學不同，新的蘇聯文學所描寫的，乃是一個先進的國家裏的人民的生活。在這個國家裏，真正地是人所應有的人類關係正在形成着。這當然不就是說作家可以對他的生活環境裏的消極的現象置之不問。相反地，暴露保守性，落後性和一切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的殘餘，乃是文學與文藝批評的一個重要任務。

就描寫蘇聯人民生活這方面來看，蘇聯文學是有着好多使人讚嘆的驚人成就的。蘇聯文學是一開始就積極地投入爭取新的生活方式的鬥爭中去的。它從大革命以及內戰時期的大事件中，從我們國家的恢復和轉變的英勇的史詩中，得到了作品的題材、主題和形象。例如，蘇聯社會的初期，就爲着後代的人而被記錄到好些重要的作品中去。這些作品包括着：梭拉菲莫維支的『鐵流』，法捷耶夫的『十九個人』^①，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阿勒克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以及富曼諾夫的『夏伯陽』。在這些史詩的畫面上所刻劃着的，乃是人民的英雄主義——使他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爲強大而不可克服的國家，保衛着這個國家，使它不受從各方面向它襲擊的惡毒的敵人的侵犯的人民的英